

□雪樱

童年里的记忆,大都与走路有关。走着去少年宫,走着去英雄山,走着去西市场。去的次数多了,记忆就会长出小翅膀,扑棱扑棱的,在时光深处伸出一条铁轨,通往无尽的远方。

我家距离西市场,两站公交的距离。1995年,父母从厂里同时下岗,扛回家两辆顶账的阿米尼自行车,算是最后的补偿。那一年,我10岁,有两件事情印象深刻:周星驰主演的《大话西游》上映,再就是济南华联商厦开业,开业那天万人空巷,根本挤不动,我至今记得坐电梯险些被传送带夹住脚的尴尬。那一年开始执行周末双休,我和同学就搭伴儿去逛商场。

华联商厦与西市场是“姊妹花”,只要去就不能落下,为了先逛市场还是先去商厦,我和同学一度争执不下。她的母亲在华联商厦上班,卖电视机,一身蓝色制服,堪比空姐。后来,她家搬新房,换了台新彩电,听说内部福利,电视机后盖有瑕疵,但便宜。我心里也较着劲儿,华联高攀不起,西市场可以随便逛啊。那种随便,是自由行走,漫无目的,是闯入者的权利,随心飞翔。所以,我对西市场就产生了初恋般的好感。

省下坐公交的车费,买块紫雪糕,或一杯冷饮,是我惯常的做法。走着去西市场,当然要走小路,堤口南、万盛街、北大槐树、纬十一路,有人做伴,七拐八绕,说着说着就到了,沿途的风景一点一点拓印在心里,成为一幅老街民居的油画,历久弥新。

西市场很大,像购物者的天堂,琳琅满目这个词好像专门它为它而生。逛了棚内,再逛棚外,文具店、饰品店、化妆品,都让我爱不释手。它是批发市场,单数与复数在这里泾渭分明。它大于商厦,小于诗,容纳南腔北调,包容芸芸众生,它不设门槛,像这里的大槐树,敞开炽热的心,每天迎来送往,对那些不买不卖的闲杂人员,也很友好。开学买书皮和文具,“六一”买演出服,手工课或美术课来选画具……更多时候,淘些几块钱的小玩意,书签、头绳、手链、耳钉,一家挨着一家逛,摩挲、凝视、权衡,经过一番停留,才从口袋里掏钱结账,几个钢蹦儿,捂得发烫,空气里萦绕着一股说不上来的香气。

有人把济南西市场比作“义乌小商品市场”,我不赞同这样的简单类比。西市场的光与影,梦与醒,前世与今生,是独一无二的精神坐标。1904年,伴随火车悠长而急促的鸣笛声,胶济铁路通车,济南自开商埠,一个叫“盘龙庄”的地方被划入商埠区,从此西市场的商业传奇拉开序幕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1928年,历城仲官商人刘晋卿与李九龄在盘龙庄“龙头”位置盖了3排180间平房,发动众多商号和小贩在此经营,坐地收租,因市场地处商埠西端而命名为“西市场”。因为北邻胶济铁路和铁路货场,物流通达,通过铁路向北就是黄河和小清河“水上通道”,可直达长清,很多农产品云集于此。听大人说,当时全国各地的经商者纷至沓来,百余家店面依次排开,“阜成信”棉花行、“泰丰园”饭店、“一间楼”百货、“瑞蚨祥”绸布店等聚



西市场的梦与醒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集,享誉省内外。

发轫于自开商埠的西市场,自带创新的基因,所以,它经得住时代的动荡与变迁,那种扎根到底的韧劲儿,在经过五次大范围的提升改造后,依然柔韧有度。打个比方,西市场是济南的幼子,一路长大,成家立业,结婚生子,繁衍后代,家族地盘不断扩大,恍若一棵百年老槐树的心灵史。这份繁华,是老济南的西城往事,婚丧嫁娶、孩子满月、乔迁之喜、年节用品,都离不开它的加持。这份繁华,是外地人的济南情结,以西市场为精神圆心,把小买卖做成大事业,把济南当成第二故乡,好多商贩在北大槐树买了新房,在这座城市实现梦想。

升入中学后,有了自行车,同学骑车带我去西市场,一抬腿儿,十来分钟就到了。肯德基开业,最奢侈的享受就是点一杯加冰的可乐,握在手里,清凉蔓延到心底。逛市场,挑衣服,镜子前面的试穿,见证身体的膨胀与不安。小店里货品挨挨挤挤,密不透风,那些商贩大都操着南方口音,笑脸相迎,从不厌烦,有时候手里端着饭碗,腾出另一只手翻捡商品,一件也零卖,赊账也敢卖,好像不怕赔钱的样子,他们贩卖的是人间“小确幸”。

如今,小红书上被打卡的小

吃店,也有我们的脚步停留:炸鸡柳,一定要蘸番茄酱;鸭血粉丝,红汤,微辣,加上泡菜,嘎吱嘎吱;临走手里必有两个红豆奶提酥,往往半路上就大口吞掉。反正去一趟,就是遛腿儿,馋嘴儿,逛得双腿不听使唤了,钻进华联商厦找个座椅坐下休息,凉快凉快。后来,华联里面也开了书店,近水楼台,下午时分,我经常独自去蹭书看,看够了才坐公交回家。

市场,承载着金钱与梦想,同时藏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密码。“市”是交易的场所,也是流动的星空。真正深入西市场内部,源自姑姑过来进货。生完二胎,她在一楼后院开了百货店,第一次来进货,家里人都不看好,她只挑了几种笔,没想到回去就卖光了。从那以后,她每周都要开车横跨大半个济南,到西市场进货,从文具、玩具、化妆品,到生活小百货,一应俱全。我经常在西市场后门等着她。进货都是老主顾,进店直接拿货,看都不用看,顶多告知“涨价了”,点钱付款,店里服务员打包好送到停车场。每次上新品,最先受益的是上幼儿园的表弟,这个玩具喜欢,那个玩具也要,一趟下来,成了他的专场。

姑姑进新品,先拿三两件,看看卖得怎么样,下次再大范围上货。比如,那几年流行韩国文具,品类、样式、颜色都考验审美。不得不说,姑姑的眼光奇好,新品先让我和表哥体验,用得好再多进。课堂上我的文具经常被同学“哄抢”,初三那年开学,姑父奖励我一个史努比书包,就是西市场品牌店里买的。

不做生意,不知汗水咸;不开商店,不知赚钱累。因为毗邻西市场,附近多了一些摆摊卖饭的。过去条件受限,大棚内不透气,进完货浑身衣服湿透,能拧出水来,午后两三点,就近去吃饭,后门停车处,一长溜商贩。有家卖手工水饺的,两口子是下岗工人,现包现卖,马扎一坐,大锅添水,说话空当,水饺就包完了,很快盛盘端上来,韭菜素三鲜,皮薄馅满,吃出妈妈的味道。从对面再要几个白吉馍,腊汁、瘦肉、青椒,吃得大快朵颐,吃得满头大汗。抬头望过去,好多店家老板也出来吃饭,烈日下,汗渍的碱花,来来往往的两轮小推车,各地的生意人,恍惚之间,升腾起一道刺目而温柔的光,把路人的影子照亮。

光,没有语言。市场里十年、二十年的摸爬滚打,不再计较得失,头发染上新雪,尽享子孙绕膝之乐。每个生意人,都融入了这片大地的母腹——它有一个诗意的名字:北大槐树。槐树如人,战火,饥荒,洪灾,越过种种关隘,插地成活。人如槐树,长出腿脚,肩扛行囊,一路迁徙,行到这里,与泉共生。

当电商铺天盖地发展,经过一段沉寂,西市场又焕然一新。这就像一场绮丽而惆怅的梦,醒来槐香依旧,犹如水墨画,一点点晕染开来,吞噬了喧嚣与躁动,换来了希望与新生。夜幕下,霓虹闪烁,高楼繁星点点,只有那棵没有名字的老槐树,孤独地眺望,倾尽所有,为了守住一城的繁华,一如1928年西市场开门营业的场景。

(本文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政协委员)

【局域网】

秋天,第一杯奶茶

□王景波

立秋是一个节气,代表秋天的开始。今年立秋却没带来天高云淡的凉爽和惬意。外面的温度接连数天接近40摄氏度,就连知了也因为炎热,鸣叫的声音嘶哑了许多。

午后,我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忙碌。“咚,咚”,办公室的门响了,同事给我端来一杯奶茶,我疑惑地问:“谁这么周到,大热天买奶茶?”同事笑回:“领导买的!”对这个答案我没有感到意外,领导是一位90后美女,虽然年轻,干起工作不含糊,关键是心细,能调动每个人的热情和干劲。领导的举动感染了我。年轻人点奶茶如同家常便饭,对我这个老古董来讲却还是新鲜事物,我喝过几次奶茶,那都是孩子点的。

我静静地看着那杯奶茶,迟迟没有一饮而尽,脑海里浮现出父母的身影。两位七旬老人不会用手机点外卖,更不知道奶茶是什么味道。想过给他们点杯奶茶,让他们也享受一下新潮,可忙工作,忙孩子,忙生活,就把那个想法忘到九霄云外了。也许现在母亲正在思念儿孙,父亲忙碌着张罗

晚饭,假如此时喝上一杯奶茶……想到这里,我拿起手机,试着用外卖软件点了两杯奶茶。

约摸半个小时,手机响了,传来父亲激动的声音:“家里送来两份奶茶,是不是你点的?”我急切地问:“你们喝了吗?味道怎么样?”没等爸爸回话,妈妈在旁边兴奋地回答:“我就知道是你点的,奶茶好喝极了,谢谢一片孝心!”

知道他们喝到了奶茶,我的心落了地,开始打开我的那杯奶茶。不知是奶茶的味道怡人,还是小小的愿望实现,那天下午我格外愉悦,下班后开着车哼着小曲回到家中。走进客厅,茶几上竟然摆着两杯似曾相识的奶茶,我疑惑地问几个孩子:“谁给你们买的奶茶?”老大道:“是爷爷刚才开着电车送来的,他说这是你给他和奶奶点的,他们怕凉就给我们喝,这是留给你和妈妈的……”

我的心里一阵酸涩,父母辛苦操劳一辈子,省吃俭用一辈子,如今老了心里依然装着自己的儿孙,就连一杯奶茶也不舍得喝!

(本文为作者为东营市作协会员,任职于利津县科技局)

姑姑的另一个牵挂

□高贵华

院子里有棵枣树,是姑姑出嫁前种下的。四十多年了,这棵枣树长粗长高,像待字闺中的姑姑一样,守望者亲人。随着爷爷、奶奶和父亲相继去世,这棵枣树成了姑姑在娘家的牵挂。

入秋第二天,姑姑回来了。她一进门,就快速地打量着满树青绿的树叶和果子,露出满意的微笑。她用手抚摸着枣树,轻轻拍了拍皴裂的树皮。粗老的树皮沟壑纵横,每个裂缝犹如一条皱纹,像是记录姑姑看望它的次数,又像是刻下对亲人的缕缕思念。毕竟姑姑已年逾古稀,娘家走一次便少了一回。我远远看着姑姑,不敢打扰她与一位老友的默默对话。树老了也有笑容,就像人老了也有思念一样。姑姑的思念就像这苍老的树皮,树越长越老,笑纹越来越多。

随着岁月的无可挽留,枣树与姑姑一起变老。当年手植的枣树,现在枝干虬曲,绿荫如盖。她嫁到外村,开枝散叶,瓜瓞绵绵。姑姑曾对我说,这棵枣树多次大难临头,又多次幸免于难。爷爷嫌其枣刺扎人,几次想挖掉;父亲因树冠巨大盖房

子碍事,又结不了几个枣打算将其砍伐。姑姑听说后奋力保护,最后经过商议,修剪了旁逸斜出的枝条。

因多年挂果不佳,且树大遮阴,每年秋收晒粮挡风遮阳,我对这棵枣树也颇有微词。到了秋天,几枚零星的枣子隐藏在枝叶里,一不小心还被小鸟啄了去。最近这几年,这棵偷懒几十年的枣树幡然悔悟一般,红红绿绿的大枣压弯甚至压折了枝头。它的突然挂挂,倒让我积蓄多年的抱怨一时不知所措。我也常常凝视着枣树的笑纹发呆,心里想,莫不是它也有思念,也有忧愁,也在想念抚摸它的双手,还有家中突然再也见不到的亲人。如果是真的,那它该记得年少时的我,曾爬上这棵树,拿着一把锯子,搞得它伤痕累累。我曾坐在树干上,将一把斧头扔出好远,差一点砸伤邻居。

这些年大枣丰收吃不完,母亲就晒起来。过年时,姑姑来家里走亲戚,母亲便捧出红枣让姑姑吃,还说:“这是你种的枣树,多吃一点。”姑姑拿起一颗皱巴巴的大枣,吃了一口,顷刻舒展了额头上的皱纹。

(本文为作者为东明县马头镇高堂村人)

投稿邮箱:qlwbxyd@sina.com